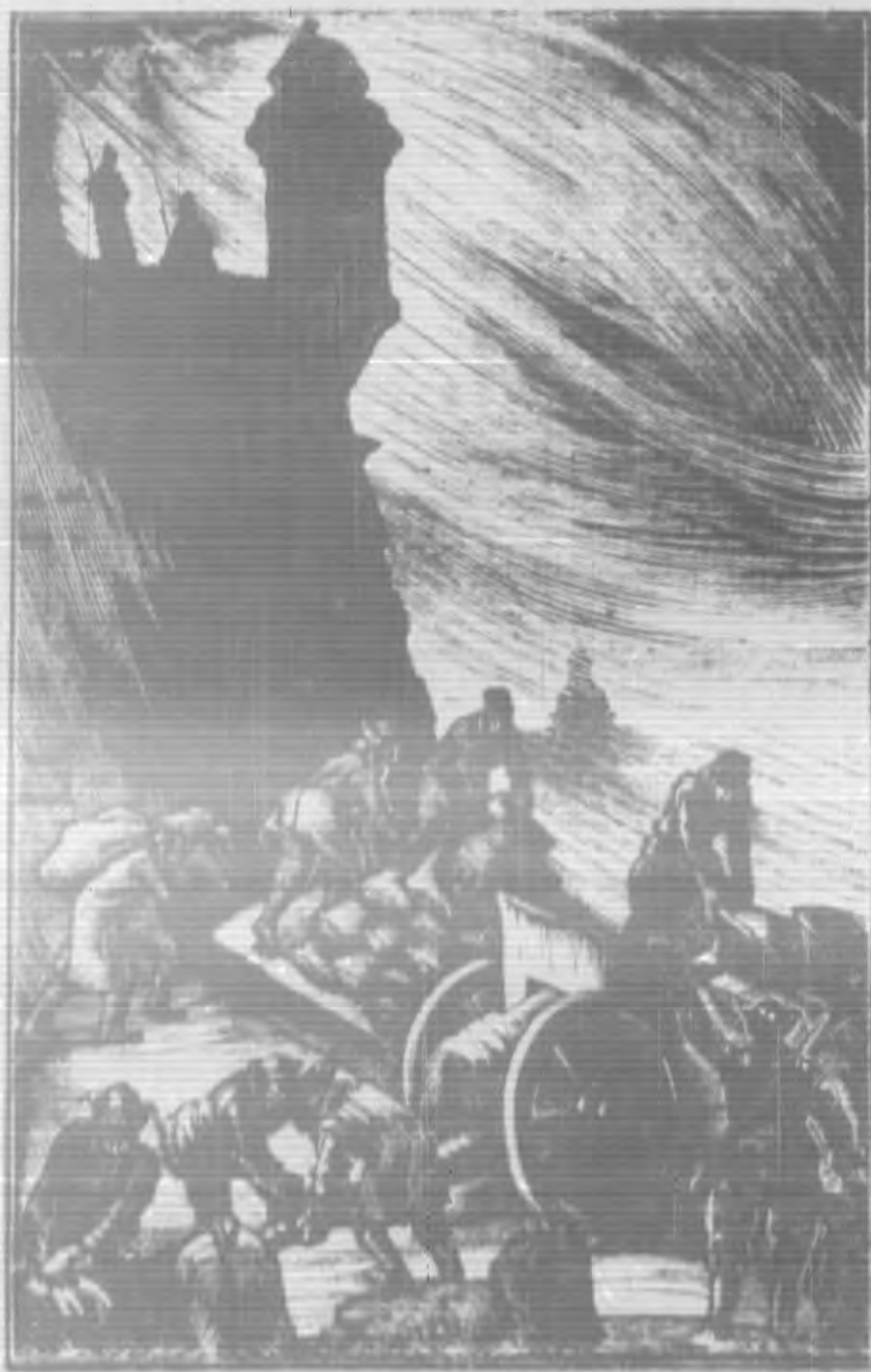


日四月一年六年

內外事件志

第三期



防守·蘇俄猶多文作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五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

第三期目錄

回族與摩尼教.....	劉風五
欺騙的國防文學.....	殷作楨
醉花陰.....	念
日本法西斯蒂之體系及其發展.....	柯庚
完白山人之生平.....	癭 齋
雨後泛舟後湖.....	芷
自吟之一.....	陸印全
長安的天地人.....	西北風
託爾斯泰與「二十八」的因緣	
歐遊雜記.....	鄧西屏
自吟之二.....	陸印全
想給二保的信.....	蕭作霖
內外政治兩週述評.....	記者

創刊號目錄

內外雜誌的來歷.....	蕭作霖
內外政治兩週述評.....	尼加波
未來大戰之恐怖性的預測.....	陸印全
走私問題的政注意義.....	張孝若
我父張譽公考中狀元的經過.....	李立
日本新聞產業的介紹.....	克西
歐遊日記.....	鄧西屏
漳州的婦女歌謠.....	侍子
讀書雜記.....	黑士
南島之春.....	李金
銀色.....	編者
編後雜記.....	編者

第二期目錄

編輯前言.....	編者
內外政治兩週述評.....	陸印全
日本公民權之概述.....	一玄
一年來日滿蘇蒙的小故事.....	田中
一年來日滿蘇蒙的關係.....	謝子
釘壁的教育論.....	蕭克
東北的奴化教育.....	艾士
東北的奴化教育.....	黎聖倫
最近武漢新聞事業.....	松聖倫
東亞的獵首民族.....	王芸生
釋迦牟尼誕生地.....	袁根
歐遊日記.....	鄧西屏
飄泊者.....	冰錫
銅色.....	李金

回 族 與 摩 尼 教

劉風五

一

現在中國的回族，不成問題的，誰都知道是信仰回教（Islam）。回教的名稱，也是中國所特有的。在外國，都叫做伊斯蘭教。中國所以叫做回教的原因，就是以其種族之名而名其教。但中國的回族，在以前，也並不信奉回教。中國回族的歷史，比較亞拉伯回教的歷史，還要長久。亞拉伯的回教，是產生於西紀七世紀初年，而中國的回族，在西歷紀元前數百年就有了，中國的回族，起於何時，是無可考，但在漢時，回族即居匈奴之北，常與匈奴為敵了。（註一）回族之改信回教，乃是後來的事，在以前，回族與回教，是毫無關係的。

中國的回族，在未信回教之前，是信何種宗教呢？當初，也同其他原始民族一樣，信天地鬼神，完全是自然崇拜，也無所謂宗教。（註二）後來，中亞的各種宗教，皆傳到回族，對回族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因之，回族的信仰，亦頗複雜，什末耶教，佛教，祆教，摩尼教等，都曾在回族佔有相當的地位。而關係最深的則為摩尼教。本文的目的，即在將摩尼教傳入回族的時期，及其與回族的關係，略加考察。

二

回 族 與 摩 尼 教

摩尼教（Manichaeism）的創始者，是波斯人摩尼（Mani）。摩尼生於西歷紀元二一六年（漢獻帝建安二一年）克泰錫封（Ktesiphon在Tigris河東岸）附近之瑪弟奴（Mardiy）地方，精天文，善繪畫，習幻術。在他未創立新教之前，曾到印度及羅馬各處遊歷，繕成其他宗教（佛教祆教基督教）的思想，以創造一個新的宗教——摩尼教。

西紀二四一年，波斯王沙普兒一世（Shapur I）即位，他才開始宣傳他的宗教。但遭反對派的排斥，乃到羅馬的東境和印度的北境去傳佈。後來得到波斯王弟的信仰，乃回波斯，並大受霍爾穆資一世（Hormuz I）的寵遇，所以他的新教在波斯頗為發達，即朝廷中的貴官，也有很多是附從他的。惟當時波斯的國教是祆教（Zoroastrianism）。祆教的僧侶，勢力頗大，很專權，認為摩尼的新教，是異端邪說。乃於西紀二七七年（晉武帝咸寧三年），將他捕獲，釘死在十字架上，並將他屍身剝了皮之後，還要焚為灰燼。

摩尼教的根本學說，為明暗兩元論。在倫理上，明者即為善性，暗者即為惡性。善惡兩性，是時時相爭；明暗兩元，皆有物質的存在。善性屬於明質，惡性屬於暗質。摩尼乃明質的使者，為此教的最高聖人，如同教中之穆罕默德一樣。此教的崇拜為精神的，其道德為脫離外物的禁

一

慾主義，特別注意於贖罪之說。所謂贖罪，就是棄暗質而投明質。成道之人，須離棄塵世，避免世間的一切污惡，不潔言語，不端行為及思想。立十誡，使人遵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註三）

摩尼死後，其信徒多遭虐殺，未被捕獲的，皆逃出波斯，而至印度，羅馬以及中亞細亞各國，摩尼教亦因此而傳播於各國了，至西紀二八〇年間，此教乃傳入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埃及及非洲等處，至西紀三三〇年間，此教的勢力，頗為隆盛，中亞各國及地中海沿岸諸邦，皆很流行了。惟後來羅馬對此教則加以禁絕。在東方，則傳佈至回族與中國，尤其是在回族，其勢力之盛，實為他處所罕見。因為回族即以此教為國教，所以才能隨其政治勢力的發展，以至於極盛。

三

摩尼教是何時傳入回族的呢？在漢文的史籍中，並無明文記載，在回文中，因為他們的文獻流傳下來的很少，亦無可考。而欲知回族與摩尼教的關係，仍須在漢文的記載中去尋，方能略知一二。

清末，在外蒙古的庫倫西南，鄂爾渾河左岸，發現漢文的九姓迴鶻□登里囉汨沒密施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碑之發現處，即為唐時回紇的首都（Kara Balgassun）。此碑已斷為五片，兩片文理相屬，存二十四行，餘三片，存

行數不等，不能得其敘次。文理相連之兩片中有：

幣重言甘，乞師并力，欲滅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竊弄神器，親率驍雄，與王師犄角，合勢齊驅，克復京洛。

帥將容思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况法師妙達明門，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辯若懸河，故能開政教于迴鶻。

今悔前非，願歸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難可受持，再三懇□。□者無識，謂鬼為佛，今已誤真，不可復事。

受明教，薰□□俗，化為茹飯之鄉。宰殺邦家，變為勸善之國。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聞受正教，深讚度。

此外尚有：

帝蒙塵。史思明……
應有刻畫魔形，悉令焚蕪。祈神拜鬼，并……

後慕闍徒衆，東西循環，往來教化。

照此殘闕的碑文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此碑乃是回紇可汗，出兵助唐，掃滅安史之亂的紀功碑。碑中所說的可汗，就是唐朝元和三年（西紀八〇八年）所冊封的保義可汗，卒于唐穆宗長慶元年（西紀八二二年）。慕闍，就是摩尼教的法師。陳垣氏即根據此碑文記載，斷定「摩尼教之入回紇與中國，其時代相去不遠」。（註四）

摩尼教之傳入中國，是在唐朝初年，佛祖統紀中記：

(註五)

「延載元年(西紀六九四年)，波斯國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朝」。

册府元龜中亦有：(註六)

「開元七年(西紀七一一年)，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除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閣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望令其供奉，並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如此，則摩尼教之傳入回族，當亦在唐朝初年了。日人羽田亨氏也說摩尼教祖在波斯被焚殺後，其信徒大部份皆逃至梭格底(Sogd)西域記作率利，求法高僧傳玄照傳作速利()，即以此為根據地，向各方發展。在唐武則天時代，羅布泊附近，已為梭格底人的殖民地，即以摩尼教的僧侶為首領了。由於商業上的關係，摩尼教乃傳入回紇。(註七)德人勒庫克氏(Albert von Leccq)敘述摩尼教東邊的經過謂：(註八)

「曼尼教徒，既不得逞於西，更移驚於東。即遷於波斯之奧各雪司城……後移於特蘭撒克遜尼亞，其時在紀元六四二年之前……後復遷於撒馬耳罕；同往者五百餘人，適其時新羅為回紇所據，勢力方張，曼尼教徒，乃往依之。回紇王果信其教，且使人民皈依之。蓋自紀元八世紀以至十世紀，為回紇最強盛之時期，亦即曼尼教最興盛之時期也」。

由此可知，摩尼教於唐初即已傳至回族，是毫無疑義的。因其有嚴格的戒律，頗合於當時回族軍國主義的需要，所以才能得到回族君臣上下一致的信仰，而成爲回族的國教

四

摩尼教傳入回族後，即深得回族君民一致的信仰，成爲國教，其關係的複雜，是可想而知。在中國的書籍中，關於此種記載亦多。如新唐書回鶻中記：(註九)

「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師至……可汗常與共國事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囊囊爲奸」。

舊唐書回紇傳中亦記：(註十)

「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回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官。先是回紇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許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以摩尼爲回紇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

「長慶元年五月，回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

册府元龜中亦記：(註十一)

「貞元十二年，回紇又遣摩尼八人至」。

「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鶻使者，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

李肇國史補中記：(註十二)

「回紇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爲之立寺。……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京商胡囊其源，生于迴鶻有功也」。

佛祖統紀中記：（註十三）

「大歷三年，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

「大歷六年，回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

從以上的各種記載看來，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摩尼教徒在回族的勢力頗大，一切國家大事，都得參預；摩尼教的僧侶，極爲回族可汗所信任，同時，也就是可汗的高級顧問。

第二，摩尼教的僧侶，不但參預回族國政，且爲回族外交使臣，故有時是隨使節來唐，或是單獨的來唐。

第三，摩尼教徒，每藉回族的勢力，在中國發展宗教，如近代之基督教徒一樣。

第四，摩尼教徒，來到中國之後，與回族商人，狼狽爲奸，其情形大致亦如近代之基督教徒一樣。

五

回族後爲點戛斯所破，西遷至新強，但與摩尼教的關係仍然很深。舊五代史回鶻傳中記：（註十四）

「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因，白氈，貂皮等」。

宋史于闐傳中有：（註十五）

「于闐國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柶，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

又高昌傳中有：（註十六）

「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

又回鶻傳中有：（註十七）

「雍熙元年四月，西州回鶻與婆羅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貢」。

可知摩尼教在北宋時（西紀九六〇——一二二六年）與回族的關係，仍然密切。在西紀十世紀前半，支配中亞細亞 Saman 王家的君主，迫害摩尼教徒，回紇 Tuguzhan 君主爲防止摩尼教徒之被迫害計，曾有抗議書致 Saman 王家的君主。抗議書中說「居住我國領土內的回教徒，較之遷居貴國領土內的摩尼教徒，約多三倍。若居住貴國的摩尼教徒有一人被殺害時，我誓以報復手段，將我國境內的回教徒一律殺害，寺院一律毀壞」。（註十八）可見當此時期，回旗君主，對摩尼教的信仰仍深，仍積極的保護其發展。惟自回族西遷以後，西方的各種宗教，如佛教，耶教，祇教，回教等，亦漸與回族發生了很大的關係。因在新疆的土著，信仰頗爲複雜，各種宗教都有，回族人民，也不得不受其影響，因之，摩尼教的勢力，亦漸漸的衰落了。宋史回鶻傳高昌傳中，即記回族已有了佛教僧侶及佛教寺院。勒庫克氏曾說：

「至紀元七百六十年，該地爲土耳其人所據，並輸入

回教之文化。回紇者，土耳其之強有力者也。據有新疆之東北部，以附近吐魯番之高昌為根據地，因該城為商路之交通點，用以吸收佛教之文化。其皇帝是曼尼教徒，其人民則信回教者少，漸多信基督教」。(註十九)

回族因受其他各種宗教的影響，回族人民，亦多改宗他教，則摩尼教在回族的勢力，必然的會日漸衰落。但回族至何時即與摩尼教完全脫離關係的呢？乃是在回族完全改宗回教之後，即與摩尼教完全脫離關係。勒庫克氏說：「西紀七百六十年，新疆始為土耳其人所據，並輸入回教文化」。又說：「至西紀十世紀，各地始變為各種回教人所棲息，而主權亦為土耳其人所獨有」。(註二十)羽田亨氏說：回教自西域北端喀什噶爾漸次傳到回族，至元末，西域人皆改宗回教。摩尼教徒與回族完全脫離關係，雖不能決定是在何時，但必自公元十三世紀起，摩尼教已不能盛行於回族了。(註二十一)

由此看來，回族在西遷之後，即有一部份人民，脫離摩尼教，至十世紀以後，而關係更微，至元人征服西域後，回教徒東徙者很多，摩尼教在回族乃完全滅亡。

回族改宗回教之後，摩尼教在回族的情形如何？一切宗教，都是有排他性的，回教對於異端毀滅，較之其他宗教尤嚴。故回族改宗回教之後，摩尼教與其他宗教一樣，不但不能發展，且皆根本動搖，以至於毀滅。近世在新疆發掘出的各種宗教之經典與繪畫，多有破毀的遺跡在。「回教文明風靡於回族後，則以前的回教文明——摩尼教，

佛教，基督教等，皆被毀滅無遺了」(註二十二)

附註

- 一、見史記及前後漢書匈奴傳
- 二、參看北史高車傳鐵勒傳
- 三、佛祖統紀卷四八
- 四、國學季刊第二期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碑文」亦轉引此文。
- 五、同註三卷三九
- 六、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 七、參看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第九第十章
- 八、鄭寶善譯：勒庫克著新疆之文化寶庫頁一八
- 九、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
- 十、唐書卷一九五回紇傳
- 十一、同註六卷九七九，九九九
- 十二、國史補卷下(學津本)
- 十三、同註三卷四一
- 十四、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鶻傳
- 十五、宋史卷四九〇外國傳
- 十六、同上
- 十七、同上
- 十八、轉引內藤博士「還歷紀念支那學論叢桑」，原隲藏氏，「隋唐時代入居中國的西域人」一文中
- 十九、同註八第五章
- 二十、同上
- 二十一、同註七第九第十章
- 二十二、同上

欺騙的國防文學

殷作楨

一

國防文學這個口號被提出來已經半年多了，當時在各報副刊上散見論客們的議論很多，但總覺得『國防文學』這四個字未免有點『那個』，懶得去讀。最近承滬上友人的好意。寄我八月號『作家』一冊，『文學界』二冊，打開目錄一看，出現在眼前的又盡是國防文學什末的，還有魯迅的兩篇大文，『文學界』上居然來個『國防文學』特輯，左翼戰友們發表了不少的高論。最刺眼的莫過於『作家』目錄上的一排世界名作家中，居然有我們魯迅翁的玉照，還居然列名第五，位居世界文豪高爾基之旁，家將們未免捧得『令人可愛』了！老實說，魯迅除了『阿Q正傳』外，沒有偉大的創作，如硬認爲『世界』的作家，那是侮辱了中國文壇。

化了一些時間，把關於國防文學的幾篇文章讀了一遍。自從國防文學提出以來，就想說一說。而又懶得說的話，現在終於提起筆來寫了。

首先我想把國防文學的來蹤去跡說明一下，揭穿牠的欺騙的外衣。

二

國防文學，據說這名詞『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已被全中國的文學界所正確地接受，熱烈地擁護，成了現階段的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文學的中心口號』。我想，若是明瞭了牠的來蹤去跡，青年們是不會再上牠的當的。

這得從中國共產黨說起，國防文學，是中共——不如說第三國際最近對中國所採取的政治路線的反映。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大砲，粉碎了牠的階級鬥爭的政策，不得不另提『民族』的口號，但也不能號召什末，迨至最近，事實的發展更使得中共手忙腳亂，爲要在中國作死亡前的最後掙扎，只得將『工人無祖國』『工農革命』這一套勞什拋到腦子後，高揭『防衛祖國』的招牌，『希望諸政黨諸政派諸團體，參加神聖的國民解放鬥爭，希望國民黨藍衣社員的誠實青年，希望要援救祖國的海外體國民，以及所有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之同胞，悉如一人之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共同組織國防政府。』

於是左翼的作家們，便設法將這聯合戰線的國防政府搬到文學上來，提倡國防文學了。『我們在政治上用聯合戰線的口號要把這些社會層盡可能地號召到抗敵戰線上來，在文學上，我們得要用國防文學的口號，號召這些作者』，『國防文學運動就是要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

家都站在民族的統一戰線上，爲製作與民族革命有關的藝術作品而共同努力。」

普羅文學的欺騙外衣給揭穿了，不得不脫下這件外衣，另披上國防文學的外衣。因此，主持普羅文學運動的左翼作家聯盟，也就不得不宣告解體，另來一個文藝家協會了，文藝家協會雖不曾犯了過去左聯關門主義的錯誤，但他的「拉夫」方法仍是先攻後取。這方法現在仍是施之於魯迅，因爲魯迅雖爲左翼盟主，但他看不慣「包辦」文藝家協會的徐懋庸之流的「惡劣青年」，始終還不曾加入，他「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末勾當。」

任憑花樣怎末翻新，這欺騙的勾當終於要被揭破的。你看，文藝家協會的内部已在火拼，國防文學的主張已起分化了。

三

國防文學提出以後，不料魯門家將胡風又在「文學叢報」上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以與國防文學對立，接着「夜鶯」也和「文學界」一樣，來了一次「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特輯。這樣論爭起來了，同時也就引起人們的疑問。這是家將鬧的禍，自要主帥出來圓其說，于是魯迅便有了「病中答客問」，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吧。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學」……等等，我以爲

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而且是有益的，需要的。」

「誰不愛先生，」所以就連我們的矛盾也就贊成魯迅的意見了。然而徐懋庸却提出抗議了，他寫了一封信給魯迅，「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徐懋庸是想用先攻而後取之的方法，請魯迅加入文藝家協會，那末國防文學就可風行全國了。而魯迅却「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末「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嗎？）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但他却又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爲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托派」，以至爲「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爲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衆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我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同時他又不願放棄左翼盟主的地位，魯迅實在太矛盾了。這沒有別的，只是紹興師爺的怪脾氣在他身上作祟。

魯迅個人的這樣的「政策」，自從辦「語絲」起，一貫維持到如今，不曾稍改。左翼盟主的虎皮交椅是極願坐的，但他確實未曾懂得左翼理論家們的「基本政策」，他

罵徐懋庸之流爲「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爲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爲唯一的業績。」「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鍊人罪，戲弄，威權的。」

「統一戰線」是不「統一」了，分化火拚，大打出手，國防文學終不能欺騙世人之耳目，已經走上過去普羅文學所走的覆轍了。

四

國防文學的論家們確是理解了目前的現實，但沒有把握住應付這現實的主客觀條件，說不出一個系統，道不出一個真理。在第三國際的指揮之下，來提倡國防文學，不是可笑，簡直是無恥，這和國防文學所極端攻擊的漢奸又有什麼分別呢？請問「左翼」的「戰友」們，必瞠目不知所對！

全中國的作家們必需迫切地認取這一點：中國民族已經深深地陷入空前的苦難中，我們若要解脫這苦難，只有奮起向致我們於苦難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抗爭，但這，估量環境的結果，須得先把分散零亂的國家統一起來，充實力量——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國防力量，而後向踐踏我們的敵人反抗鬥爭，才能獲取最後的勝利，達到抗敵救亡的目的。

這，換言之，便是急須發動一次，偉大的民族革命運動，牠的任務是：

第一，反封建勢力：肅清國內殘餘封建勢力的割據局面，急速完成國家的統一。

第二，反帝國主義：用統一的集中的整個國家的力量，去打倒帝國主義。

第三，復興中華民族：對內肅清封建勢力，對外打倒帝國主義，中華民族便從此復興而得以解放了。

全國的作家們！這個實際的民族革命運動，反映到我們的文學上來的，就是民族革命文學，他的任務也就是反帝反封建和復興民族。數年前，在無產階級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二大爭論之間，作者就已提出「民族革命文學」這個口號，擊破二者的錯誤了。關於民族革命文學的理論，在拙作「中國文藝的前途」及「文藝統制之理論與實際」二文中，已經發揮得很透澈了。又在拙著「戰爭文學」裏，也是本着一般的理論，主張我們的戰爭文學，應該是民族革命戰爭文學。

把國防文學的來蹤去跡揭露一下，再提出我們的切合現段的現實的正確口號——民族革命文學來，想欺騙的國防文學再也不能施其技倆了吧。廿五年八月廿六日

醉花陰

念

濃情密意知多少，沒個人知曉，佳節又中秋，步步月圓，不似今宵好。
只嗟景物淒涼早，處處憐芳草，兀自費思量，爲怕多情，却被多情惱。

日本法西斯蒂之體系及其展望

柯 庚

一·日本法西斯蒂之體系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日本之法西斯主義，幾如怒潮澎湃，萬馬奔騰，形成一大陣營。所謂日本主義，國家主義等，其思想與行動，已將昔日之馬克斯主義，自由主義，取而代之，以造成一社會運動，乃至政治中樞運動，儼然如一大勢力圈，其組織之團體，正如雨後春筍，大小約有一百二十餘團體，其類似政黨者；有大日本生產黨，愛國勤勞黨，國粹大衆黨等；此外形成一大團體，其最具有潛勢力者；有國本社，黑龍會，建國會，大日本國粹會，大日本正義團，全日本愛國者共同鬥爭協議會，大化會，明倫會等；學生之團體；有早大湖之會，帝大七生社，學生與國聯盟，日本青年學生革正聯盟，京大猶興學會，愛國學徒聯盟等；以一般青年爲目標者；有鐵道青年會，愛國青年社，天業青年團，大日本青年護國聯盟，日本青年同盟，洛北青年同盟等；以宗教修養相號召者；有昭和神聖會，立憲養正會，修養團，日本青年修養會，勤勞會，希望社，大日本國民思想善導會，國教宣明團，鐵道道友會，乃木講，國住會等；以婦女爲對象者；有愛國婦人會，大阪國防婦人會；以朝鮮民族爲對象者，有相愛會，及朝鮮人聯合會等；林林總總，不遑枚舉，綜合其系統，

約可分爲五類，茲列舉而剖釋如次：

- 1 玄洋社，黑龍會系統；（頭山滿，內田良平）
 - 2 老壯會，猶存社系統；（北一輝，大川周明）
 - 3 經綸學盟系統；（上杉慎吉，高島素之）
 - 4 國本社，勤王聯盟系統；（平沼騏一郎，荒木貞夫）
 - 5 時局轉向統系，（赤松克麿，下中彌三郎）
- 1 玄洋社，黑龍系統； 福岡之玄洋社，爲最有名之愛國團體，中日「日俄」兩役，頗著相當成績，其中分頭山滿之浪人會，與內田良平等之黑龍會兩派，浪人會極端反對德莫克拉西運動，攻擊吉野博士之德莫克拉西派；黑龍會竭力反對左傾，對於大阪朝日社有名之長谷川如是閑，大山郁夫等赤化記者，曾大施攻擊，是爲日本極右翼之愛國團體，其目的，在樹立日本帝國之大亞細亞霸權。至浪人會自反對德莫克拉西運動以還，失去社會一般之同情，而呈沒落之象；惟黑龍會，依然形成一大勢力，國士館中學校長柴田德次郎之大民俱樂部等，爲其旁系，又糾合急進右傾分子，結成大日本生產黨之主動勢力；與生產黨同流者，則有日本國民黨出身暗殺血盟團之「水戶五人組」同爲反共主義，及打倒政黨既成勢力之急先鋒隊也。
- 2 老壯會，猶存社系統； 當吉野作造等倡導德莫克拉西運動時，大爲國粹愛國主義運動所反對，故當時除浪

日本法西斯蒂之體系及其展望

人會，黑龍會抗爭外，更有老壯會之產生。而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鹿子木員信，佐藤鐵太郎，大井慮太郎，石黑鏡一郎，高尾平兵衛等，均為老壯會之重要份子。大正八年之米潮後，對中國革命，表示援助之北一輝氏，在上海曾著日本改造法案一書，大得老壯會之贊許。九年歸國後，糾合老壯會系中之實行派，成立猶存社。該社初為北一輝，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之三巨頭，後乃有鹿子木員信，安岡正篤，高村光治，綾川武治，岩田富美夫，清水行之助等之加入，曾發行「雄叫」之機關雜誌。該社反對社會主義，全以日本改造法案為基礎，並由日本主義，而有改革國政之企圖；在一般愛國主義運動中，誠劃一新紀元。其後日本改造法案一書，被當局禁止，嗣經修改，始復出版，日本少壯將校派之急進國家主義改革分子，實多受此書之暗示也。嗣後北一輝與西田稅兩氏，脫離猶存社，創立士林莊；鹿子木員信博士任九大教授；岩田富美夫又獨成立大化會；清水行之助亦另設大行社；猶存社中心人物，僅餘大川滿川安岡三人，而大川與安岡，接近軍部，關於「滿洲事變」，彼等甚為活躍。而書齋派之滿川氏，對此殊為不快，遂另組興亞學塾，於是猶存社無形解散，至大川氏成立行地社，安岡氏則專營金鷄學院，與軍部發生極密切之關係，復與國本社相提攜，組織一神武會，主張推倒議會政治，開始東洋門羅主義之運動，欲形成一大政黨，厲行獨裁專制，此派實為日本新興大勢力之政團，亦即所謂日本法西斯蒂之主幹也。

此外鹿子木員信博士，以發揮東洋門羅主義與日本主義為宗旨，於東京帝大組織日之會，同時早大日本主義者松永材教授，組織潮之會，二人皆從事於學生方面之訓練焉。

3 經綸學盟系統；當德莫克拉西運動最烈之際，在東京帝大內，以上杉慎吉博士為中心，結成與國同志會，以與吉野博士之新人會相對抗。當時上杉門下，有天野辰夫，菊池利房，中谷武世等，國家主義信徒，並與高揭國家社會主義旗幟之高崑素之聯絡，由校內運動，一變而為校外運動，遂以上杉，高崑二人為中心，成立經綸學盟。高崑門下，以賣夕社為根據，有矢部周，神永文三，北原龍雄，小栗慶太郎，津久井龍雄，大木雄三與早大學生石川準十郎等青年分子，努力工作，急圖發展。當時正值歐戰後，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抬頭之際，彼等深受其影響，遂欲創一日本式之法西斯蒂愛國運動，即於國家主義精神之下，而實現社會主義之急進改革也。上杉，高崑二氏，將個人所有私產，完全捐於經綸學盟，以全部精神，從事於青年團體之統治，與早大森傳氏率領之縱橫俱樂部，及帝大七生社，大和民勞會，建國會，護皇會，大行社等，均有密切之聯絡。迨上杉，高崑，相繼死亡，經綸學盟，遂無形消滅；而矢部周，中谷武世，天野辰夫，神永文三，小栗慶太郎等，又創立愛國勤勞黨，津久井龍雄亦組急進愛國黨，此二者，乃同趨向於大日本生產黨者也。

4 國本社，勤王聯盟系統；除上述外，又有國本社

，及勤王聯盟之愛國教化團體。國本社初成立於帝大內，由一部學生所組織，與上杉博士一派相聯絡，推戴司法界平沼騏一郎，鈴木喜三郎為首領。於大正十三年，以打開國難相號召，而作普遍之組織，其主要分子，為司法官吏與軍人。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小磯國昭，菊池武夫等，及多數之少壯將校，皆加入之。前有平沼內閣之醜聞者，實以此派為大本營，而亦即日本法西斯蒂之總部也。該社主張日本之革新運動，應以天皇為國家最高之目標，與道德之力行為宗旨，苟與此最高目的背馳，斷乎排斥，是以對於外國危險思想之流入，不能不竭力反對，並為達此最高目的，主張充實國力，而聲明非外國傳來之法西斯蒂；其實該社完全採取法西斯之獨裁制，不過因「五一五」之兇變，大招社會之攻擊，故不得不作此聲明，以自飾耳。至勤王聯盟，為國本社之旁系，以菊池武夫為會長，全國設有支部，與國體科學研究所長里見岸雄氏，有相當之關係，他如後藤武夫之日本魂聯盟，與川手忠義之大日本護國會，均屬於國本社系統也。

5 時局轉向派：此派係無產陣營中一部分之轉變為國家社會主義者，其首領，為日本國民社會黨之下中彌三郎，即猶存社系統滿川龜太郎之契友也。下中原為平凡社長，曾與滿川二人，合編大西鄉全集一書，對於時局活動，曾有經濟問題研究會之組織，並聯絡日本村治派同盟之津田光造，日本農村問題研究所之中澤辨次郎等，創立日本國民社會黨準備會。大阪勞動總聯合之坂本孝三郎，高

日本法西斯蒂之體系及其展望

三久城，森榮一，近藤榮藏諸人，亦轉入國民社會主義，參加該黨準備會；而一方面社會民衆黨之赤松克麿一派，亦願與之合作，故該黨勢力，一時頗稱膨脹，惟該準備會，至正式舉行結黨式時，赤松與下中二派，因黨之名稱，及其他瑣碎問題，引起衝突，赤松派乃單獨組成日本國家社會黨，而下中派亦經單獨舉行新日本國民同盟之結盟式矣。

一、日本法西斯蒂之展望

日本之法西斯蒂，因乘「九一八」之良機，一時頗呈蓬蓬勃勃之勢，其各派體系，已如上述矣。然其主力團體，均非大衆化，且大都依賴他力以自張，故內部分子複雜，形成對立，致趨分裂狀態，迄未能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如平沼騏一郎，於日本政界，頗有潛勢力，每次政變，常有繼任首相之謠傳，其所主持之國本社，則拉攏荒木，池田等有力之軍人與財閥，非以大衆為基礎，故對政治運動，表面上，似屬極有勢力，然內部分子複雜，常呈對立之勢，因之缺乏統一之運動。如宇垣與荒木，同為該社社員，可想而知矣。又如安岡正篤主持之金鷄學院，亦受酒井忠正伯爵之庇護而維持，顯係依賴貴族，而非大衆化之團體也。更如大日本生產黨，本採大衆化運動之方針，但其內部，舊型國家主義者與國家社會主義者之對立，急進主義與議會進出主義之對立，與夫感情之對立，及野心家之對立，因之意見分歧，莫衷一是；且以「神兵隊」事件，

其活動分子，均被逮捕，脫退者亦不乏人，遂陷於不振之狀態。

至由無產階級運動陣營中，轉向分裂而來之種種法西斯團體，由表面觀之，似為大衆化之團體，其實亦無大同團結，立於統一戰線之精神，故多遭失敗，氣息奄奄，終歸消滅。如由社會民衆黨脫離之赤松克磨氏，一時加入法西斯蒂之戰線，極為活躍，由社會民主主義一轉而為國家社會主義，更由國家社會主義再轉而為日本主義，一轉再轉，以致所率之團體，四分五裂，結果全失其大衆之基礎。又如由全國勞農大衆黨脫離之松谷與二郎，一時加入國民同盟，繼為日本勤勞黨之總理，該黨以日本勞働同盟為本體，日本勞働同盟，原由全國勞働組合同盟分裂而來，嗣以日本勞働同盟復歸總同盟及全國勞働組合同盟，故該黨失其地盤，亦已名存實亡矣。他如石川準十郎氏之日本國家社會黨，亦建設於日本國家社會主義之理論，但現已四分五裂，幾瀕消滅，且如平野力三氏之日本農民組合，組織一皇道會，含有幾分大衆之基礎，在無產陣營轉向之中，別開一例，然其勢力，現亦未見伸張。

日本的法西斯戰線之勞働組合，有日本勞働總聯合與日本產業勞働俱樂部兩者，前者曾維持全國勞農大衆黨，為「九一八」後轉向法西斯蒂之組合，後者為日本主義之勞働組合，係最近所組織者也。兩者均植勢力於軍需品大工場，各擁有三萬之大衆，然其實質，不過為公會之性質，於政治方面，雖標榜日本主義，然非積極作法西斯之運

動；僅係消極的，孜孜於勞資協調，與夫產業之和平而已。

至若宗教團體，如大本教之昭和神聖會，日蓮宗之立憲養正會，關於宗教方面，握有大衆之基礎，亦常作政治之法西斯運動。立憲養正會，常側重於議會運動，而昭和神會，與其他法西斯團體相提攜，曾作大衆化之政治運動，一時均呈相當之活躍；然以宗教色彩過強，其範圍不出於信徒，於廣汎之運動上，亦無發展之希望。

日本法西斯戰線之未能大衆化，而常呈分離之象者，推其原因，不外：各團體之指導者，往往為領袖慾所支配，不甘居於他人之下，遂呈分裂之象；甚至羣小愛國團體之首腦，往往以團體為工具，而作解決生活之手段；又日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常相對立，理論未見一致，安能作統一之活動；且其運動方法，有所謂精銳分子組織論者，有主張宣傳主義者，有所謂議會進出主義者，對運動之方針常不一致，其效果如何？不言而喻矣。又以議會進出之否認，於政治運動之發展，大受影響，此亦日本法西斯未能臻於成功之又一原因也。如意大利之法西斯黨，德國之國社黨，均以進出議會，得向大衆發展，由於大衆之組織，以樹立一黨獨裁之政治；尤以德意兩國，其選舉制度，均採比例代表制，又以小黨分立，故法西斯黨得以利用成功，日本之選舉制度，使既成政黨以外之團體，難得進出，故其法西斯團體，亦與無產政黨同樣，對於議會，未得作有效之利用。上述以外，尚有最大之原因，即為任何

團體，均缺乏獨裁政治之指導者，政黨之發展，賴乎大眾之指導者；而法西斯運動，則站在先鋒之獨裁政治家，尤屬必要，此種獨裁政治家，應具有與奮民衆之德望辯才，態度與智能；倘無此種指導者，而欲強使之大眾化，不啻緣木而求魚。日本法西斯團體中，即缺乏是項人才，如頭山滿與內田良平，雖立於大眾運動之先鋒，然非善鬪之人物；平沼騏一郎，於右翼團體中，雖頗有聲望，而爲典型之官僚政治家，亦非大眾之獨裁政治家；北一輝，大川周明二氏，雖堪稱爲法西斯理論指導者之雙璧，然均爲幕僚之才，亦非立於大眾運動先頭之人物；松岡洋右氏，前次脫退國聯，利用新聞雜誌主義，博得大眾之擁護，頓時而成英雄化，似有大衆獨裁政治家之風度，然考其組織之政黨，勢力薄弱，關於煽惑大眾之政治要求，未曾明白揭曉，且其所抱國家主義，亦非近代之產物，況松岡以前，僅居滿鐵之首腦部，及作普通之官吏，最近就任滿鐵總裁，如此經歷，以作法西斯運動之大衆首領，亦未見適當；他如大本教之出口王仁三郎氏，在昭和神聖會之範圍，博得大眾之信仰，但脫離宗教，能否領導法西斯之政治運動，殊爲疑問。

蓋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其半戰時狀態，迄未減殺，對美則海軍軍備擴張競爭，將益猛烈，對俄僅由中東鐵路非法買賣之成交，亦未能解消其敵對行爲。又以華北事件，「俄滿」「滿蒙」國境之糾紛，連續發生；至國內方面，乃以通貨膨脹之景氣，於大財閥及軍需工業資本家，雖

得有鉅額之利潤，而農民及都市之小工商業者，日陷窮蹙；勞働階級，亦僅從事於軍需工業者，尙呈活氣，而其他則不堪聞問；因之，排外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迄今尙大有宣傳之餘地。又以社會主義運動，因當局之彈壓，與戰時之氛圍氣，已經斂跡；社會大眾黨，勞働組合，農民組合之政治運動，及經濟運動，最近亦趨沉寂，因反法西斯蒂之有力團體，均已退縮，故日本之法西斯蒂於都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及勞働者間，原可伸張其勢力，而結果毫無進展，反益趨於萎靡，其理由，除上述關於法西斯團體本身之原因外，尙有客觀之原因在焉。

軍部法西斯方面，以九一八事變及「五一五」事件等後，政府唯唯諾諾，惟軍部之命是聽，如陸軍之「滿洲事件費」，資材整備費，海軍建艦費等，政府與資本家之政黨，雖未十分願意，然仍以增發赤字公債，減削農村區救費，或擬增稅，以滿足其要求。又如軍部與政黨間爭執之兵力量決定問題，亦於九一八事變後，決定屬於統帥權範圍，此點亦不受政治家之掣肘，故無樹立獨裁政府，直接負其重任之必要。且九一八事變後，軍部法西斯方面之抱負，擬於「滿洲」，先實現其國家社會主義，嗣由「滿洲」再向日本國內改革。然當實際經營「滿洲」時，又非求其國內資本家之協助不可，故爲欲維持「偽滿」並使其發展起見，不得不對資本家讓步，與之提攜，故除實現對大資本家有利之國家資本主義外，別無他法。是以在「滿洲」，如欲實施其國家社會主義，須先側重於資本主義，正如德意之法西

斯蒂，獲得政權後，以國家資本主義之形態，強固其大資本家之勢力，因之，日本一時，對於國家社會主義之實現，殊不可能。

再考德意兩國法西斯抬頭之歷史，其無產階級及共產黨，對於政治之進出，頗為顯著。民主主義之政府，不能壓制，故資本家及地主階級，為欲維持自己之地位，感覺有獨裁政治之必要，因之，力予法西斯蒂團體以財政之援助，而促獨裁政治之實現。在日本與德意不同，其政府本身，已漸從事法西斯運動，即對合法之無產階級運動，亦嚴加壓迫，使不得伸張，因之，資本家，地主等，對現在政府之政治形態，大體亦已滿足，無感覺發生新政治勢力之必要，且對勞工運動，及農民爭議等，亦以政府之壓力，即可解決，又無組織法西斯政黨之必要，故日本之法西斯蒂，僅作國家主義之宣傳，不過為尊君排外之團體而已，觀乎邇來法西斯團體，常以排擊「天皇機關說」，作為打倒現內閣之運動，益顯然矣。

況現在日本政黨政治，已失實權，官僚政治，取憲政常道主義，議會主義而代之，此種政權，對無產階級，施以壓迫的懷柔手段，一面實施統制經濟政策，乃採國家資本主義之政策，而非為國家社會主義之經濟；因現政府在此狀況之下，實無求新形態政治之必要，政府本身，對法西斯主義之傾向，益為濃厚，故激烈之法西斯運動，似無再起之可能也。

要言之：日本之法西斯運動，因法西斯團體本身方面

；(一)以組織未能健全，往往假借他力；(二)以否認議會主義之戰術，僅作少數分子之組織，而採暗殺等等之方針，(三)以無獨裁政治家之領袖，遂致未能大衆化，常呈分裂之象；至客觀環境方面：(一)因政府施政，時時仰軍部之鼻息，使軍部法西斯蒂，無樹立之獨裁政治，自負重任之必要；(二)因開發「滿洲」，在在需要資本，因之祇有實現國家資本主義之必要，而無實現國家社會主義之可能；(三)國內握有實力之資本家及地主，對於現政府，已表示滿意，深感無組織新形態政治——法西斯獨裁政治——之必要；(四)現政府自體，漸漸傾向法西斯主義，故激烈之法西斯運動，無抬頭之可能。

日本法西斯運動，因有上述法西斯團體本身之原因，與夫客觀方面之原因，故「九一八」後，一時雖極活躍，頗有排山倒海之勢，而最近反呈衰退之逆況，遠不能與德意之法西斯團體相比擬，如無特別變化，目下當無奪取政權之可能也。

第四期要目預告

國際政治演變之動向
 商民族的農業生產工具
 火與熱的德國戈林副元帥
 國人在柏林的動態
 「粵東詩海」的謠諑
 雪 冰
 陸印泉
 蕭焯文
 左漱心
 清 水
 作 霖

雜誌經

完白山人之生平

癸 盒

完白山人書法，各體兼工，冠絕有清一代，爲數百年藝苑之宗，盡人而知之矣。至其遭遇之困頓，身世之蒼涼，與夫學書之艱苦，軼事之妙趣，雖散見於各家紀載，而蒼萃羣言，彙輯成編者，殆未之見。作者往年供職安徽通志館，曾蒐求山人遺稿，及諸家記述，爲編年譜，學識雖劣，自知僭妄，誠以山人之清操亮節，足以振末流而風衰世，不徒以藝重也。乃甫成初稿，即遊食湖湘，簿書填委，卒卒鮮暇，置諸行篋，整理未遑，邇者以退食餘閑，先就參考所得，拉雜述之，粗淺挂漏，在所不免，尙祈明達，有以教之。

山人姓鄧，初名琰，字石如，後以避清人宗諱，（仁宗名顛琰）遂以字行，改字頑伯，安徽懷寧人，世居白麟坂，所謂「家在龍山風水間」也。以近皖公山，自號完白山人，晚年一篋一笠，肩襆被，日孤行百里，又自號笈遊道人，生乾隆八年癸亥，卒嘉慶十年乙丑。（1743—1805）

山人之父，諱一支，號木齋，博學多通，工四體書，善摹印，性傲兀，不諧於世，屢空晏如。山人幼時，貧困不能求學，隨鄉村童子樵採，甚至販鬻餅餌，以助饋粥，其遭遇環境，可謂艱苦已極，然能自奮發，暇日即從諸長老問經書句讀。且效其父寫篆隸刻印，皆極工巧，可見山人之所以有成者，蓋自其少時，已卓然有志，非倖而致也。

完白山人之生平

年二十，隨祖父至壽州，設館授徒，未幾，以生徒愁跳，不能耐，舍而去之，遂刻石印寫篆隸鬻諸市以爲活。

當是時，前巴東知縣亳州梁熾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偶爲書院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簞，巴東見之，歎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鶩，余所不能，充其材力，可以較轆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介謁江甯舉人梅鏐，鏐爲文穆公毀成之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鉅族，聞人十數，奔藏甚富，文穆又受康熙殊遇，得祕府異珍尤多，蓋以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舉人以巴東故，盡出所藏以示之，復爲山人具衣食楮墨，使專肄習焉。

山人既得此殊遇，迺一意肆力於書法，因取石鼓文，李斯嶧山碑泰山石刻，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吳蘇建國山碑，皂象天發神識，唐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各臨摹百本，又苦篆體不備，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味爽起，研墨盈盃，至夜分墨盡乃就寢，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

山人客梅氏凡八年（光緒安徽通志作客梅氏半千館一年，足不下樓者數月，一出遂以書名天下，蓋誤），後以

一五

梅氏家落，乃草屨擔簏，遍游名山水，入越，遊天台雁宕，沂新安江，遍登黃山三十六峯，所至以書刻自給。

尋隱於歙之古肆，武進編修張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以深究篆篆爲榜所器，一日見山人書，歸語榜曰：「吾今日見上蔡真迹。」榜驚問，語以故，乃冒雨偕訪山人於市側荒寺，榜見書嘆曰：「君，李陽冰後一人也，宋元以下四朝無此矣。」遂備禮客山人。

先是修撰家廟，極壯麗，其楹皆貞石，刻聯懸額，悉榜精心寫作，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矣，至是鳩匠斷其額，以石槽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既客修撰所，張惠言從山人受篆法一年。

已而修撰薦山人於歙尚書曹文敏公文植，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其白金五百爲壽。乾隆庚戌，文敏以祝聖壽入都，強山人偕，山人獨戴草笠，鞞芒鞋，策蹇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與從，以山東發水轉後，直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皆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其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座，山人之襟懷高曠，清操亮節，不欲藉權貴以自重如此，百世之下，猶慨然想見其爲人，惜乎不能並吾世而一遇

之也。

時都中工書者，推諸城相國劉文清公墀，而鑒別則推上海副都御史陸錫熊，山人至都，二人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未幾，文清左遷失勢，副憲以憂暴卒，而都中論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方綱以山人不至其門，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乃頓躓出都。

於是曹文敏爲之治裝，致於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沅，尚書以鑒賞名家，然於此事實疎，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時吳中知名士麴集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以其間泛洞庭，登衡嶽，訪岫樓碑，遊九疑，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不可，爲置田宅，俾終老，瀕行觴之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座漸沮。

安吳包世臣謂：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縱橫闔闢，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額爲近。分書逸麗淳實，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國山之法而爲之。隸書則移篆分以爲之，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及晉人，而筆氣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

安吳又謂：「山人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曹文敏將卒，語其子曰：「吾即逝，山人必有輓聯至

，汝即以勸吾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一山人書爲一時名公鉅卿愛重如此，山人亦頗自矜詡，嘗酒酣耳熱，自睨其字贊曰：「何處讓陽冰。」又曰：「鄧布衣篆書，世豈有敵哉？」人有求之者，則大喜，輒持以贈，有弗可意者，雖貴盛不能得片楮也。

山人同鄉有達官某，素以能書名，一日於廣座中，論山人書有微詞，山人佛然曰：「某分書修短肥瘦，皆有法，一點一畫皆與秦漢碑刻合，不似公俗書，縱蕩任意無所忌。一聞者怪駭，山人拂衣不顧而去。」

山人精武藝，尙任俠，虬髯鬚戟，目閃閃如電，善走，日可行百里，嘗登匡廬絕境，蛇行猿挂，糧絕，餓八日，茹草木實得不死，遊黃山時，見石之秀詭者，輒拾而藏之，繫囊貯兩巨囊，擔而歸，足破肩腫，揚揚有喜色，其怪癖又如此。

其氣剛力壯，能伏百人，客楚時，偶寄宿一僧寺，羣匪聚踞其中，僧孱弱不能制，夜半匪叩門，僧應之緩，匪怒捶僧，山人披衣起，急救之，匪忽視山人曰：「爾主之爾。」氣若虎吼，山人奮拳擊匪，中顛倒地，血流如注，羣匪齊奔山人，山人用手足分摧之，若拉枯朽，連踏十數人，羣匪大駭，竄去，寺遂以保，山人每被酒，必述前事自豪也。

山人性復強悍，有拂其意者，輒予以難堪，嘗語其友桐城王灼曰：江東汪中好罵人，予爲某書墓誌，誌爲吾友梅某作，中以微憾，故抑其文，予怒曰：「汝當我面罵我

友，是卽罵我也。」揮拳擊之，中趨避數武，復反立，怒視我，予伸二指直抉其目，中疾走脫去，往者蕭山毛奇齡嘗罵人，關中李天生批其頰，當時快之，子知中者，聞吾言，亦必以爲快。

山人弱冠時，原配潘氏，未婚而卒，至四十六歲始娶鹽城沈氏，頗賢淑，來歸時，山人謂王灼曰：「淮陰故家某，有女待年，自誓必嫁海內名士，前後求者皆不應，予至淮陰，媒者一言而合，今挈以來，子目中亦見有英鑒卓識如此女者乎？」其伉儷之諧，可以想見，語亦風趣雋永，耐人尋味。

山人書刻金石甚少，以余所見之大觀亭謁余忠宣公墓詩二首，乃刻於垂卒之年，（嘉慶十年）生前亦自以爲念，王灼嘗謂之曰：「古人之書，所以存於後世者，惟金石爲可久長，縑繒楮素，不過百年，化爲灰燼，子豈無意於此？」山人頷之，且曰：「近聞張編修惠言，奉命篆鐫御寶十餘事，予若在京師，惠言必讓我，今惠言獨專其美，焜耀千古，命也夫！」後數年，宣城孔子廟廷及某氏祠成，共八碑，乞山人篆小篆八分行楷各體書之，乃甫書一碑，未竟而病，病而歸，歸未及家而卒，惜哉！

山人於乾隆末年，得二鶴於丹徒袁氏，馴繞特甚，聞山人警效，則徘徊循侍，時或飛入青冥，旋必自歸，山人有題放鶴圖詩曰：

草漫衡門春復秋，年華如水等東流，朝朝兩件閑功課，鶴放晴空理釣舟。

嘉慶辛酉冬，雌鶴遭野人之厄而斃，夫人沈氏尋逝，雄鶴孤鳴不已，山人憐之，乃寄於集賢閣僧院，郡守樊某，見而愛之，強攜以去，山人致書數千言，謂鶴爲某公家物，今歸山人，太守不得妄取，樊驚謝，命還鶴，書辭兀稟，一時以爲美談，世所傳寄鶴書也。及鶴歸，作誌喜詩二首，詞旨詼詼，妙趣橫生，其詩曰：

黃堂畫閣麗三臺，飾羽修翎亦快哉。底事樊籠關不住，空庭又見爾歸來。

閩苑蓬萊漫起予，且隨鹿豕度居諸。丁甯莫更重干祿，免使山翁又上書。

乙丑秋，鶴在僧院，與山中王蛇鬥，不能勝，爲所困而斃，山人亦於是年十月逝世，陳式金曰：「鶴俟人而去耶？人俟鶴而去耶？離奇愉快，寄鶴書足相匹矣。」

二十五年六月八日於首都飄蓬斷梗齋

雨後泛舟後湖

芷

雨霽鍾山碧，新涼透柳堤。

夏深荷徑窄，日落古城低。

隣舫酣歌舞，邊陲正鼓鼙。

興亡五百載，何處覓鴻泥。

自吟之一

陸印泉

已經是初春的季节了，
在遮天的櫻花下，
我埋下了二十四歲的心，
於是重上了生命的征途。

跟着柔情的輕風飄來，
一抹春那麼柔情的聲音：

「旅人，現在該歇歇吧，
你所需要的，我會給你。」

她誤解了，我不需要這些，
我不想找尋遺失了的春天；
我不停地移着疲乏的步履，
想要建立起偉大的前程。

芭蕉上蠕動的蝸牛，
正伸展着野心的觸角；
從櫻花到飄雪的冬天，
我願永久地做條蝸牛。

長安的天地人

西北風

自東北失陷後，全國上上下下的目光，都集中西北來了。在過去幾年，「開發西北」，似乎成了大人先生們的口頭禪。到了現在，也不大有人提起了。記得那時的隴海道上，來來往往常常有要人們的行跡，雖然是乘了幾千里路程的飛機，在天空中鳥瞰了一下，回去之後，總是說西北是怎樣的好，將來是怎樣的有辦法，有希望。恭維了一陣之後，他們的責任也就盡了。但西北是否真好？真有辦法，有希望？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這篇短短的通信中，暫且擱下，讓將來慢慢的研究。惟記者雖未深入西北，但來到古都長安，卻也有相當時日，所看見的，所感覺到的，似乎也頗不少，故在這篇通信中，先將這古城的情形，作一次簡單的報告。不過，說來話長，又不知從何說起，費了幾分鐘的考慮，覺得現在的話，頗不好說，乃決定從「今天天氣……」說起，還可以保險無事，不會有什麼「麻搭」的。

長安古都，在唐代以前，在經濟上，可以比得上現在的上海，在政治上可以比得上現在的南京，在文化上，可以比得上現在的北平。但自唐代以後，就漸漸的衰落，經濟政治文化的重心，皆向東移了。因為重心的東移，再加之人禍的變遷，水利失修，結果是常常有荒旱發生。幾年不下雨，（並非絕對的不下雨，蓋有雨而不大，不夠用也

）在過去是常有的事。生在這裏的人民，總是靠着老天爺吃飯。老天爺如長久的不下雨，只好死亡與逃走他鄉。雨如下得稍大，又會有水災發生，同樣的沒有辦法，我想老天爺假使有靈，也必定會搖頭大發牢騷，說左右為難吧。

長安的天氣，是大陸氣候，但並不像蒙古新疆那樣的利厲。一年四季，較之東南沿海一帶，稍有不同。在東南，有明媚而溫和的春天，而在這裏，冬與夏是接連着的，脫了棉衣，就可穿上單衣。冬與夏的中間，距離很短。在這裏，大可以節省一筆做夾衣的費用。那末，未到過這裏的人，一定以為夏天是很熱的了。其實也不盡然。夏天雖然很熱，較之東南，也不過高了幾度。這裏最熱的天氣，是在華氏一百一十度，但也只有幾天的功夫是如此。秋天，也沒東南那樣的美麗，而冬天也並不十分的冷。惟這裏的氣候，以我個人的感覺，覺得有幾點是特別的。第一，因為距離蒙古近，所以常常受到蒙古風的襲擊。風來時，飛沙走石，迷蒙天空，竟至對面不能見人。雖在炎夏，但一雨便成秋，所以像這幾天，一年四季的衣服，總得要預備着。假使你以為到了夏天，棉衣大可以晒晒收到箱子裏去，那你準會上當，到了冷的時候，你準會傷風。

長安這地方，平心而論，並不能說是壞地方。南有終

南山，北有渭河。在天氣晴朗的時候，走到城牆上去看一看，渭河的遠帆，時隱時現，是不用說起，單向南一看，終南的景色，也夠令人陶醉了。唐太宗有望終南山詩，形容得頗為確當。詩云：

「重巒俯渭水，碧嶂插遙天。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岩烟。疊松朝若夜，複岫缺疑全。對此恬平慮，無勞訪九仙。」

但下了城，在街市中走一趟，就要覺得「歇氣」了。準會將在城牆上所看到的那些頗有詩意的遠景，拋到東洋大海裏去。因為長安的馬路，都是泥路，確可當得起「陰天醬缸，晴天香爐」的尊號。自隴海路直達長安之後，古城也漸漸的摩登化了。市虎跑來跑去，絡繹不絕，就是摩登化的明證。可憐市虎跑過之後，塵沙滿天，竟如蒙古風之襲來一樣。小百姓們，只有閉着眼睛，捏着鼻子，向前竄竄而已。

我總覺得一個地方如沒有水，那是最煞風景的事。在古城中，除非從井裏絞水之外，是看不到水的。河流距城很遠，起碼要走上十里方能得到河邊。在漢唐的時代，有昆明池，有太液池，有曲江池，以溝渠引渭水澆水壩水入城。而今不但溝渠沒有了，就是昆明太液曲江，都早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不見滴水了。城內的蓮湖公園中，有二三十畝大一個小池子，每年夏季，要將城外的河水引入一次，但過不了幾天，又乾涸見底了。

火車直達古城以後，古城的人口倍增，長安市上，大

有人滿之患。每至夕陽西下的時候，每一條馬路上，都是擠滿了人。尤其是在鬧市中，我擁着你，你推着我，雖沒有到碰鼻子的程度，但肩肩相撞，是很普通的事。

本地人對於外來人的仇視與排斥，此在中國各地，是一般的通病。老陝也免不了這個脾氣。火車未通之前，外來的人（老陝叫東邊來的）還比較的少，無論在那一界，總受着排斥。但自火車通了之後，外來的人陡然的增加，走到街上，可以聽到全國各處的方言，而「烏大」「啊大」（本地人的土語，即這裏那裏的意思）之聲，也不像以前那樣之多了。這就是表示古城長安，已大非昔比了。因外來人的劇增，老陝亦排不勝排，不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且優勝劣敗，乃天然法則，現在的老陝，大有落伍之悲了。就以商業來說吧，在幾條熱鬧馬路上的輝煌商店，大半都是外來人經營的。而本地人所開的商店，倒的倒，虧本的虧本，幾乎失其競爭的能力了。

這篇通信，就寫到這裏收筆，下一次，再報告別的玩家兒，請等着吧。

託爾斯泰與「二十八」的因緣

託爾斯泰生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其處女作少年一書之出版日為二十八，他和沙菲亞訂婚日期也為二十八，他長公子的誕生日為二十八，他的某一個兒子的結婚，又適為二十八日。八十二歲離家的那天，照俄國曆也是二十八日。託氏是排斥一切迷信的人，但他對於二十八這數目，很是酷愛，他時常說：「我與二十八是很有因緣的。」

歐遊日記 (續二)

鄧西屏

二月一日

上午十一時在駐德武官辦事處舉行我國第一次駐歐武官會議。到英法德俄意各國武官助理員八人，余爲主持者，報告開會旨趣，並分配議事日程，及各人担任研究報告，討論之題目，各人精神尙好。

下午，應×大使約遊近郊，並在中國飯館進膳，晚晤此間留學生七人。

二日

日間參加武官會議，研究法國軍備及政治經濟外交問題，××二助理員報告，內容充實，我等駐俄同事之工作，不及遠甚。

下午應我國留德學生會之邀請，講演遠東情形，到學生近百人，講二小時，內容爲遠東最近可以相安一時，我國處境雖日艱危，但邇來政府進步及對國防準備，日有成效。末勉各同學和衷團結，努力學習。

三日

日間參加武官會議，報告討論意國軍備及意亞戰爭之情勢，方郭二助理員報告宗旨。意國名義上有教皇皇帝莫索里尼三領袖，一國三公，由表面上觀之，似有不易發展之勢，但由其黨組織之嚴密及軍備良好，而尤其是舉國一致，勇往邁進，或能貫徹其主張也。

歐遊日記

下午與留學生聚談，晚與各武官助理員聚餐。

四日

今日會議，討論報告英國情形，英國有三大政黨：保守黨，代表貴族階級；自由黨，代表資產階級；工黨代表勞働階級；形成三大權力，對英之內政外交均有左右決定權，政府財政商業經濟甚好。農村則甚窮困，土地多爲貴族所有。其目下外交政策，在維持歐洲均勢及世界和平，以保有其世界領導地位及英帝國生命，縱橫神闔之餘，頗有得心應手之勢。

五日

×助理員報告德國情形，內容較各國爲遜。德國民族精神之旺盛，及其軍備之加速建設，雖其鼓吹向東發展，對蘇聯挑戰，一時不易實現，但其恢復失地及要求歸還殖民地之願望，遲早終有事實表現也。組織、統一、武力、工業、爲近代立國之先決條件，由德觀之益明。下午往遊郊外之波士頓，明山秀麗，風景佳好。

六日

午間參加武官會議，×助理員報告遠東情形，×助理員報告倫敦海縮會議經過，×助理員報告意阿戰爭之經過，內容尙好。

大雪不止，寒冷雖不如莫京之甚，亦使人精神至不暢

二一

快。

七日

我國以積弱之故，外交運用，迄少成績；國際宣傳，亦少注意。在此世界雖亂頃息可變之際，攻心爲上，知己知彼之方策，棄而不用，誠爲國家危急，民族衰墮原因之一。今日研究我國國際情報宣傳問題。僉以我國在外華僑人數衆多，留學生在各國者將近萬人，若能從而妥爲組織訓練，應用得當，必可收大效，未知國內當事者，其亦忍此否？

八日

研究國際關係及我國外交方針應有之決案。各助理員咸認第二次大戰年內雖不致爆發，或須延至三四年後，但戰爭之不可避免，各國爭加軍備，其壁壘對峙日益鮮明，亦爲一種事實。目下德意日本之放肆，英美法俄之勉維大局，縱橫裨闔，隨時隨地，均足使吾人驚心動魄。我國在此時會，外交運用機會特多，操之在我，多才運用，實爲刻不容緩之事也。

九日

最後一次會議對於武官業務及我國在歐之國際宣傳，國民外交工作頗有決定，各員對於過去工作之系統，無連絡，批判之餘，是能切己省察，互勉努力改進。

與在德學習軍事學生及一部份學習政治經濟外交學生開談話會，交換關於以後研究及聯絡意見，晚十一時離柏林。

十日

近來言動頗多，頓感疲乏。清晨，車過波蘭，未下車。波蘭復國未久，國家極爲窮困，且爲四戰之地，復界於德俄兩大國之間，民族亦極複雜，賴其前任總統領袖之英武，整軍經武，注意組織，着重建設，全國上下統一團結，乃能徐圖進步，漸成歐陸舉足輕重之國，此實足資吾人借鏡。事在人爲，我國其甘落人後乎？下午過界，晚入俄境。各國關市，稽而不徵，亦足法也。

十一日

午間，車抵莫斯科，在辦事處料理積文。下午，訪晤大使及×代辦以及使館同事。

得×副武官電，知其未能趕上俄海參崴直赴上海船，而已在三日前取道日本返國，因其無伴，不解日語，且帶行李甚多，是否曾受日本人留難，檢查行李，爲之繫念不置，坐臥難安。

十二日

整理武官會議文件，付之打印，我國文字不通行於歐美各國，技術工作，殊感困難，耗時廢事，尙難作好，此誠服務海外者一大難題，若能解答，不知可省幾許有用時間及人力，用於有效學問及業務也。

披閱國內報紙雜誌，知國內各方均有進步，惟學生運動，繼續擴大，青年愛國能善導之有益無損，不識當事者能善處之否，殊以爲念。

十三日

今晨，日僞軍又與外蒙衝突，報載事態雖嚴重，但日僞不得逞，且受巨大損失，外蒙雖有蘇俄援助，究竟實力有限，乃能多次打擊挑戰之日僞軍者，士氣及民族精神當有不少作用也！此誠足資借鑒，要是我國軍政當局及全國青年之優秀份子，真能團結一致，和衷共濟，從事有組織有計劃之準備與行動，則在最高統帥指揮之下，戰爭亦非難事耳。

十四日

使館同事謝君談彼二月前，隨大使去歐洲，同車有二日人，一為外交官，一為商人，帶笨重行李二件，其中一件裝一俄國美麗少女，事為俄格柏島所疑，因二日人上車後，即嚴閉其房門，過界時，即予多方留難，雖日人持有外交護照並自認箱子內為外交文件，終被俄人設法查覺，少女不知所終。日人被扣留一時，其外交官之日人，不久被撤返國。此誠趣事，未知為財色，抑或間諜？日人詭詐，俄人亦不示弱，於是情報史上亦添一段佳話矣！

十五日

午間七耳其駐俄武官偕其新來上尉副武官前來拜會。據云：彼等對在我國邊疆及蒙新，中日俄關係，極為關切，甚望余等能時時供給若干材料。

午後波蘭駐俄武官來訪，談一小時，除彼詢予以遠東情形外，極力否認波蘭與德日聯盟事，並謂不可能，末謂中波邦交甚好，須互派一武官，以資連絡。

十六日

近日莫斯科有一種空氣，傳說日俄已趨接近，兩國談判，不久或可實現；同時滿洲報紙及日本在歐洲之宣傳，乃謂中俄已訂密約。雖二國在目前均為不易實現之事，而×人權我國外交活動，尤懼中俄連合，因而先聲奪人，造謠惑衆，可鄙可恥，但亦可資以參考也。

晚間，應大使宴館中同人膳後，彼此縱談我國內政外交，至深夜。

十七日

閱讀第三國際中共代表團在莫斯科印行之中文小冊子數種，依文字看，彼等主張組織統一戰線，共同致力抗日救國，似為第三國際及蘇聯之指示，而亦為彼等自認過去政策與行動多屬錯誤，而今若再不注意於此，則必不能維持殘局，我政府對彼等意見，似有注意及研究之必要也。

十八日

日間整理文件，讀有關業務之報紙。

夜參加使館同事歡迎新來主事宴客，此種酬酢至為頻繁，實嫌多事。外人曾批評我使館謂：除酒肉應酬，館中同事互相嬉戲外，他事甚少。雖事實固不盡然，同事對於公務亦少荒廢，但本館同事間，迎來送往，及宴會之事一多，亦為不良之現象也，甚願同事勉求改進焉！

十九日

天寒甚，溫度在零度下三十餘，行動頗感不舒適。

下午參加波蘭武官春宴，在波蘭公使館，到各國武官十八人及俄參部外務廳正副廳長。膳後，瑞典武官與余談

彼冬季在歐旅行之觀感，謂歐洲一時雖可無事，但各風備戰正亟，即瑞士號稱永久中立國家將亦不免被迫參戰云。晚參加美使館茶會。

二十日

近以酒肉應酬漸多，余對煙酒跳舞之夜深交際生活，殊不習慣，頗引以為苦。日間與同事研究俄國領袖之生活。俄國近百年來政治文學各方人豪輩出，但彼等之私生活則殊浪漫。文豪列爾蒙托夫普希金情死無諱矣。即前年之史達林左右手基洛夫被殺真象，乃係其誘奸一軍官之妻，累受警告不改，刺彼者，乃該軍官也，又斯×林數年前曾親手槍殺其妻，聞亦為其妻與幹部有曖昧所致。又如要人加拉漢與參謀總長葉谷洛夫均娶舞女為妻，由此概可見一斑矣！

廿一日

俄國地居寒帶，環境特殊，因而人民生活亦殊不易，物產不富不論矣，即衣食較能飽暖，亦無其他各洲各國人民生活之舒適，因此俄國之民族性，自然而形成一種凶狠殘酷之性格，世人稱俄人如狗熊，俄人亦以此自稱，外人通常不慣俄國生活者，不為無因也。

二十二日

近來思念，以為欲作一良好之外交官，風度最為要緊，知識豐富，經驗充足，外國語言流暢通達，均為必不可少之條件。英美各國，對於外交官之培養，設有專科，期成時間，至為久長，必須擅長交際，能方能圓，貌似誠實

，心則不厭詭詐，所謂我國古代張儀蘇秦之縱橫學術者，我國外交人才合於以上原則僅三數人而已。

二十三日

日間郊外散步，白雪紅月，相映如畫，要不失為美麗風景也。

晚參加俄國紅軍成立十八週年紀念會，原由俄參部總長葉谷洛夫招請，葉氏臨時以事難莫，改由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吐哈赤夫斯基招請，計到武官團及俄軍政長官男女共約二百餘人，頗極一時之盛。席間酒者頗不乏人，×海陸軍副武官均醉至失態，手舞足蹈，糊言亂道。

二十四日

中國統一為目前對內對外一切問題之先決問題。反對黨亦提出中國統一戰線問題，在各處討論宣傳，意皆以為中國在日本侵略之下舍全國團結一致對外以外，實無他道可以自救。救國須依此原則，國人既已一致，亦即意志統一已無問題。政府應運用何種方法，以促成真正統一之實現，有力量者須澈底覺悟，切實團結，先固基本，然後開誠相與廣收善用，不患無成也。

二十五日

從本日起，每日學俄文二小時。俄文在外國文字中最為難學，非用苦功，實少成就，年來雖以時間不許，迄未從師研究，然因需要與學習機會較多，普通應酬話，已漸不覺困難，若從此用功研究，持以恆毅，期以一年，則一二年之後，或可以用矣。晚間魏秘書請客，陪大使談天消

遣。

二十六日

中共在此印行之宣傳品，除關於抗日救國及組織統一戰線問題近多刊載外，關於其平素主張之階級鬥爭，土地政策，無產階級專政一貫之政策，受第三國際之暗示，暫行放棄，由此觀之，在思想上，可證明中共之存在已成過去。惟行動上，彼等一如過去之武人政客，仍想繼續活動，及向政府討價還價而已，在此情況下，我政府似宜運用也。

二十七日

昨日日本政變，少壯軍人一部份在東京率領駐軍三千人爆動，攻擊政府之國會及內政財政二部，國務總理及內相被狙擊，大將亦死二人，全國已行緊急戒嚴。此間報載，日軍人之行動，如照此下去，無有制裁，必致引起對俄對華擴大軍事行動，亦即暴露其國內之不安，其失敗可預期云。

二十八日

讀歐洲近代外交史，知歐洲第一次大戰前之形勢與今日正復相同，德奧意三國同盟，與德英之欲合終離，法俄合作，加上英國，即形成協約國，此二集團及德法德俄之對立，較之第一次歐戰前，且漸更顯著，雖戰爭或可伴延三四年，但其來到，則亦意中事也。第一次世界大戰，原為中國獨立之好機會，可惜錯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予中國以自強復興之更好機會，我國其不一誤再誤，坐失良

歐遊日記

機歟？在有要責者，早作準備也。

二十九日

閱溫大學衍義，知我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說，實為人類社會最完好之政治哲學理論，年來旅行各處，深覺歐洲物質之文明，雖非我國所能望其項背，但文化方面，尤其精神道德方面，則歐洲雖破產之期甚近，無人情，少人性，生活內容腐敗已極。東西文化，在此等生活間之比較，可以先知矣。我東方，尤其我中國前途無量，歐洲沒落，或為本世紀內事也。

自吟之一

陸印泉

拋棄了往日的華夢，
我不需要牠太濃的溫柔，
湖念自搖盪開始的旅程，
牠把我佔去了青年的心。

從溫柔的桎梏下逃逸出來，
我要為民族而犧牲自己，
把昔日的戀歌撕碎吧，
我已沒有這樣悠閒的心情。

跑上了長白山的雪嶺，
放一支火燄般的壯歌；
不錯，我底歌是火燄的。
你們靜等着熱力的傳播吧。

二五

想給二保的信

蕭作霖

唯年月日，在上海楊子飯店三三四號房間，溫湯浴罷，燈氣蒸人，懶洋洋躺在綉榻沙發上，點上淡巴菴，偶想起往事前塵，不勝感喟！兒時舊友，今已飄零，無從問訊，只得以雲煙作紙，心尖爲筆，寫成書信一封，發向蒼茫，願過往神祇代爲轉達。滿紙雲烟，珠淚漣漣！

杉樹山我們一同看牛的二保好友：

我已忘記了你的名字，好像人家是叫你二保，但「保」是大人喊細人子的稱呼，我不能這樣叫你，不過我是十分記得你的，你約摸有我現在的腿這麼高，不大很胖，瘦瘦兒的，黑黑兒的，頭剃得中間光光，四圍留一個圈子，你的眼睛特別大，眉毛也粗，鼻子可小些，嘴唇皮又厚，合起來你並不難看，只是你有一個毛病，比較的你喜歡流鼻涕，因此見得你總比我要忙些，時常要記着鼻孔裏那條綠虫一出來，就得趕快吸進去，或者用你那藍布短褂的袖子攔腰一擦，把那條虫作算擦死，你的短褂雖破舊些，褲子更不雅觀，但你的袖子都發光得可愛，我不常常拉過你的兩袖來摸摸的嗎？再我還記得你的右手有六個手指頭，大姆指旁邊又多了那麼一個像大姆指的小指頭，這個你却不肯給我玩玩，我總是偷偷地看看，你就慢慢地將那隻手移向背後，你的眼淚就出來了，我連忙想法騙你玩，你還記得我教你的九個阿拉伯字嗎？你總把6字當9，9字當6。你同我似乎一般大，不過我月份比你小些，照理我要

稱你哥才是，但我記得我并没這樣稱呼你，我也是喊你二保，而你却喊我三少爺，大約爲的是我的父親叫老爺，你的父親叫王老五，但是我們倆自己是不分彼此的，我袋子裏的糖和豆子花生總要分一半給你吃，你有點不好意思要，不要又怕對不住我，要了又怕難爲情，你總是紅着臉接了就跑，看也不看我一眼，但是等一刻兒你就高高興興地跳來了，手裏不是拿着一個大山薯，就是一條長黃瓜，然後我們就殺豬擺酒，先還得祭祭孔夫子和關夫子，喊禮讀祭文主祭都是我，你只笑嘻嘻地在旁邊看，祭過了，我們就開始自己吃，拿竹片作刀，一塊塊切開，拿些作菜，拿些作酒飯，也有蒿桿折成的筷子，不過并不用，還是用手拿，我記得我的袋子裏還有糖和花生米，連忙掏出來，你也連忙解你短褂前襟扎成的那個大結，解開來你也掏出一大把糖和花生米，原來我給你的你並沒有吃。我很感動地看着你，你也高興地笑了。

那年我們那兒不是天乾嗎，連乾三年，真是顆粒無收，又遭兵災，時時都有兵過，我們大家都很苦，我們平常吃飯的沒得飯吃，早晨晚上都吃粥，只有中飯吃一頓飯，你們平常已經不大吃飯的，那時連山薯蘿蔔也沒得吃，你總還記得的，我不是問你爲什麼下午還有炒碗豆子吃作點心嗎，你輕輕地告訴我，說這就是夜飯啦。不過幸喜有那

麼幾年苦年歲，我才會同你一道看幾個月牛，不然我總在洋學堂唸書，那裏會在家看牛呢，又那裏會同你有這麼好呢。

有一天我們在杉樹山看牛，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你的是是一條大水牯，我的牛我已經不大記得了，大概也是條水牛，比你的似乎要小些，我也記不清我家裏爲什麼忽然有那麼條牛，平常我家是并不喂牛種田的，我看牛不大內行，你比我能幹得多，差不多我的牛也是歸你看，我不過跟着你玩，我們的牛一到了草場就靜靜地吃草。那好像是快七月的天氣，太陽光晒在草地上光芒四射，我們就在草地上打起滾來，你的玩意也比我多，我只知道打「羊牯蹤」，一打打得上十六七個，你就多嗜，「化拱橋」，「倒栽葱」，「反天柱」，「翻斗斛」，鬧個不亦樂乎，我們才又坐下對角棋，下棋你却下不過我，我有時看你輸得太多故意讓你贏一盤，你却說不算不算，你不肯要，我就又改一門，問你喜不喜歡薛仁貴，我講薛仁貴征西給你聽，你說你喜歡趙子龍，你說趙子龍一身都是胆，胆大了才不怕兵，我就講趙子龍給你聽，你問我爲什麼知道趙子龍這樣清楚，他現在在那裏，我告訴你趙子龍久已死了，我是因爲看三國志才這樣知道他的，你問三國志是什麼，我說是書，你就好久好久不說話啦，我猜你一定是在傷心你沒讀得書，我就說三國志容易看得很，不讀書的人也看得懂，你要看我就回去拿一本給你，有些字不認識就問我，看過三國志就什麼字也認識什麼書也會看了，你抬起頭來看看我，好像不

大相信，我又說明太神朱元璋原先不也是個看牛弟子，後來也作了皇帝，他又認識個屁字，你就快樂地笑了，一跳起來飛也似的跑，跑過那隻大杉樹不見了。我抬頭望望那一對牛，有一隻還在靜靜地吃草，有一隻正靠緊一塊大石頭在擦癢，看得見一半，一半給那塊大石頭遮去了，望望太陽，太陽已經快當頂，山下許多屋上都冒出了煙，有些村子有雄雞在「果介哥哥」的叫。我正想躺下來歇歇，你又飛跳飛跳地跑了回來，一手提一個紅薯，我就趕忙坐起來，我們又是拿一個當豬一個當羊的來殺，竹片作刀，我們自己嘔嘔嘔嘔嘻嘻嘻嘻的作豬羊叫，你說要祭趙子龍，我就在唸的祭文上改了趙公子龍老人家，然後我們就擺酒，吃完裝做吃得很飽了，拿蒿桿子作旱煙管，把把把的吸起煙來，一下我忽然發覺我們的牛不見了，你一跳就跳起來，圍草場尋了一圈，你說快來，不見了，我就趕忙跟來，我們氣喘喘爬山越嶺的跑，你已經「麼得了麼得了」的哭起來，我却忘記了尋牛，只想不出句什麼話來安慰你才好，想不出主意的跟着你跑，忽然你站住了，你說三少爺你看，那邊是不是我們的牛，我抬頭一望就看出那邊不但是我們的牛，而且還在吃別人的東西，你就又喜歡又急的跑了去，檢起大石頭就打，牛一驚都跑開了，牠們吃的是山薯藤，你的牛在下面的那塊土上吃，我的牛在上面的那塊土上吃，都吃了很寬，我說我們快回去，別人來了不得了，你說不行，這走不脫的，這些田是我家種了你們家的，這些土也歸我們種，這些山薯就是我家種的，牛吃了藤，山

薯就沒有了，我說那怎麼辦，只好我回去告訴我哥哥，要他少收你們點租，我就說這些藤都是我的牛吃的，你說那怎麼要得，就說一個吃了一半就是了，我們就鬱鬱不樂地趕牛回去。

我回去告訴我哥哥說我的牛吃了你們許多紅薯藤，要他不收你們的紅薯租了，他說等他看看吃了多少再說，他并没罵我，還說要我準備三天後上城去讀書，我父親也喊我去要我收拾箱子。我又喜歡又有點難過，下午又放牛到杉樹山想等你來告訴你，你却沒有來，我悶悶不樂的很早牽了牛回去，第二天一早又放牛到杉樹山，你還是沒來，下午我又牽了牛來，你却已經來了，正坐在你的牛旁邊，拿根蒿桿在草地上劃什麼玩。一直到我坐到你的旁邊，我才睨我一眼，還是不抬頭，我看出你的面上有許多紅條條，手上也有，腿上腳上也有，我知道你挨了打了。我輕輕地問你爲什麼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都沒來，你仍舊不作聲，我就告訴你我哥哥答應不收你們的紅薯租了。他說本來就不打算收的，我還告訴你後天我就要上城去讀書了，你這才抬起頭來，一臉的傷痕，眼淚汪汪的看着我。我輕輕地摸着你的手，你縮了回去，我問你是不是挨了打，你抽抽噎噎地告訴我，說你回去告訴你的後母，你怕告訴你的父親，你說你的牛吃了自己的紅薯藤了，你的後母却告訴你的父親，你父親就拿一把竹枝子脫光你的衣服亂抽，你還解開你的短褂給我看你的背，背上全紅腫了，你號啕大哭起來，說的什麼話我聽不出來了。我後悔我不該不到你

家去告訴你父親，說都是我的牛吃的，但是已經沒得法子。我陪着你淌眼淚，你還時時刻刻回頭去望牛，你又告訴我你昨天回去到現在都沒吃飯，你的後母不准你吃，我連忙在袋裏掏出些東西，你又說你不餓，不想吃，我又告訴你說我後天就要上城了。你說我知道，今天我爺爺告訴我，他說三少爺要上城讀書去了，大少爺說把他家的那條牛包給你看，大少爺還說昨天三少爺看牛吃了我們種的紅薯藤，不收紅薯租了，我昨天錯打了你，他說着也紅了眼圈兒，一直看到我趕牛過了橋，我回去望望他，其實他也可憐，要是我娘在就好了。你又哭起來，哭得很傷心，我聽你提起你的母親我也傷心了，我想我的母親要在也就好了。我們相對痛哭，我伏在草地上哭着想我的母親，越想越哭，越哭越想，傷心得不得了。什麼時候你拉了拉我的袖子，我沒理你，你又用力拉我坐起來，我還是掩着面哭，你自己到沒哭了，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安慰我才好，你好像覺得是你惹我哭的，你更加難過，反倒忘掉自己傷心了，你輕輕地伸手摸了摸我覆在額上的「留海」，又連忙縮了回去，你好像覺得不該摸我似的，但我現在還印着你這輕輕地一摸呢。我擦乾眼淚又撲嗤對你一笑，你也莫名其妙地笑了。你說我們今天還殺不殺豬祭菩薩，我說不殺了，留着紅薯當飯吃罷。我們默默地坐着，一直到太陽落出了，我們才默默地各自趕牛回去。分路時你還喊我三少爺明天還來不來，我說怕不來啦。果然我就沒來了，我在家檢收書籍箱子，準備明天上學了。

以後我寒暑假回來還見過你，同你談過天，但你總有點怕我似的，不大肯攏來，你以為我是少爺，又是洋學生，但你也到底把我認為是你的好朋友，沒人的時候，你還肯來同我談白，你告訴我許多打兔子打斑鳩的故事。我們一道看牛的時候不過是十一歲的光景，頂多十二歲，後來我十八歲下省出湖，以後就沒再見到你，我還只記得你同我看牛那個時候的像貌，我同你那個像貌是最親切的。

二保好朋友，你現在該有個名字了，那個時候我實在記不起你有什麼名字，我以為二保就是你的名字啦。我們小時候的朋友還很多，現在都不見了，有的怕在鄉下種田，有的出外當了兵，并且再遇見我們也不認識了。我現在就是回鄉也找不到你啦，我不知誰是我的好朋友二保呀。但我是記得你的。

我猜得出你是怎樣長大的，你怎樣討了親，生了兒子，你又或者還是去下種田，或者也出外當了兵，但你總會知道這個世界有多麼大，人有多麼壞。你恐怕現在已經真的抽旱煙了，但你不知道旱煙之外還有我現在抽的所謂淡巴菰，你也不知道除了竹椅板凳還有我現在坐的所謂沙發，你一輩子也想不到世界上有我現在坐着的這一間房子的奇妙啦，假如你現在要來到我這兒，我要好好地安排你，先要到你溼浴間洗洗澡，告訴你怎樣放水怎樣洗法，怎樣用抽水馬桶，怎樣放水洗臉，怎樣拆開這緋紅色油光紙的面巾袋，怎樣漱口梳頭，再我要同你用西餐，餐後我要將你按在這淡綠色的軟絨沙發上坐着，喝咖啡，抽淡巴菰

想給二保的信

我再向你解釋電燈電話的道理，也許我還要叫一兩個漂亮的姑娘給你看看，告訴你這是錢可以買得來的，你用不着把她們看做嫦娥仙子，夜深了再把你安置在這個軟綿綿的沙發床上，我慢慢地講上海經給你聽。再我要告訴你我們所享用的一切的價錢，自然我知道你起初一定會不相信，對於上海這些地方你也不會相信有這麼離奇古怪的，你一定要以為你的老朋友真的也變壞了，壞到騙起你來。但是我自然要告訴你價錢并不算多的道理，上海這些地方其實也并不古怪離奇，這樣你就會也想在上海過活啦，但我又得要告訴你另外一些道理，在上海生活還要比在鄉下生活更苦，等到你知道享受這些物質生活的快樂時，你的苦痛却將使你更不能忍受的。但是，我的二保好友，你一輩子也不會有這種苦受的，我却為你祝福。

我知道你現在還是種人家的田，假如你還在鄉下，今年這樣天旱，你一定沒法子還清你應還清你東家的租的十分之一，你自己沒飯吃不消說，你只知道年歲一年一年的壞，日子一天一天的難過，但你却除了怨天尤人以外，不知道還有別的原因，你現在一定容易記起你父親過去的情況，你更明白他那時為什麼那樣忍心的打你啦。那個時候你還可以哭，現在你是哭也哭不出了。你還不想哭呢？假如你哭的時候，你也還記得你的親切的小朋友我嗎？

二保好友，我現在懷念着你和我們親切的過去的情景，我寫這麼一封信給你，憑着過往神祇轉達給你。我并無別語相寄，我只告訴你我現在默默地在流着的眼淚，同我們過去在杉樹山哭着流的，還是一樣的。

你過去的小朋友老三

內外政治兩週述評

三〇
記者

爲了要整理粵省的政務，和解決桂省的叛亂，於本月十一日上午

蔣委員長乘機赴粵

，備受當地人士的歡迎。蔣氏自從民國十五年北伐誓師離粵以來，已有十年的時間，沒到這革命的策源地了。在此十年之間，蔣氏爲黨爲國，建了不少的功勳，這次赴粵，受到民衆的歡迎，也是應該的。

粵省在陳濟棠主政時代，政治的腐敗，達於極點，煙賭盛行，貪污成風，現在陳氏辭職，而善後事宜，要從新整理，很不容易。蔣委員長爲欲增加行政效率解除困難起見，親自到粵。十四早晨，他召見粵省軍區司令及師旅長六十餘人訓話，詳述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以及粵軍政設施的計劃，十七日粵省新任黨政軍各長官在中山紀念堂舉行宣誓就職典禮，由蔣氏代表中央，監誓授印，並致訓辭。連日來，蔣氏不時地召集長官訓話，想不久的將來，廣東的政治，馬上會走上軌道的。

至於桂局，李白自陳濟棠出走以後，雖表示服從中央，但不久却拒受中央的任命，以致粵省的前途，添上了一點黑暗。蔣氏對於桂局，一再表示願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在未到廣東之前，已發出東冬兩電給李白，抵粵之後，又

派香翰屏鄧世增到南甯，對李白作懇切的勸慰。十四日李白也派李品仙來粵謁蔣，商議和平辦法，雙方迭次磋商的結果，漸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截至二十五日止，據報紙所傳，雙方正在提出和平的條件和蔣和李白晤面的地點，希望李白兩公，以民族的存亡爲前提，捐棄成見，和中央方面，共同團結，以應付這空前的國難。

國內的政治雖是這樣不安定，但中央政府的政施却照舊的進行，預計的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期限，並沒有延遲，現在正開始辦理

國民代表的選舉

了。本來召開國民大會爲憲政開始的第一件大事，在這會議裏，要通過憲法，選舉總統等，意義是極爲重要的。至於選舉國民代表的手續，依照立法院通過的國民代表選舉法，先將全國的公民加以登記，登記以後，還要宣誓，此後再由當局發給公民證，而這人民便成了正式的公民。

至於代表候選人的產生，在特別市方面，由坊長推出，在省方面，由鄉鎮長推出，其人數爲應產生代表數的十倍，推出以後，經省市府附敘意見，由中央圈定十分之三的人數爲正式候選人，發還公民，予以普選，其多數的就當選爲國民代表。這種選舉手續，很是鄭重的。

現在國選的工作，已在全國次第舉辦，結果很佳，人民都踴躍地參加，規定初步的候選人須於八月底選出，不過事實上，還恐不能如期選出。照一般情形看來，人民對於選舉，可說熱心，對於政治，也很關切，這不能不算是中國政治上的良好現象。

但是我們決不可因為統一有希望和國代的選舉而過量的欣歡，使我們憂鬱的事情，還多着呢。就以中國北方來說吧，偽方驅使察蒙大批的匪軍，進襲綏蒙，而綏蒙烏蘭察布盟西公旗叛軍又阻止石王復職。在華北方面，更受着種種驚人的威脅。最近有

華北日領事會議

的召集，於二十二日早九時在津英租界總領事官邸開幕。以川樾大使為中心，出席的領事很多，二十三日繼續開會，兩天會商的範圍，一、川樾根據十九日外務省訓電，指示各領事以後工作的方針，二、決定中日經濟提攜的具體方案，三、以天津為中心，擴大華北的警權，四、以天津總領事為中心，擴大津總領館的組織機構，其決議的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推測看來，無非是日本想把華北政權明朗化而已。川樾將於二十七日搭船返滬，二十八日有召開華南中領事會議之說。

此外，日本為謀經濟武力侵略的步驟一致起見，特在陸海外三省代表會議的舉行，議案的內容，大體是這樣的：因為要樹立華北經濟外交的政策，陸海外三方決定緊密

的聯絡，南以大使館，北以駐屯軍部為活動中心，互相呼應，避免外交步伐的紛歧。關於促進華北政權明朗化的責任，歸軍部負擔，大使館協助其行，關於經濟開發方面，由大使館負責，軍部協助其行。

在這半月內，日本駐華官吏的會議真多，除華北領事會議，和陸海外三省代表會議以外，還有海軍武官會議的召集，以海軍省代表中村中佐為中心，而討論華北關港，及津沽築電車路聯絡問題，他們紛紛開會的野心，我們是不難測知的。國難是這樣的嚴重，我們應該有所猛醒呢。

華北的不安定，便是太平洋不太平的一環。現在為了解決太平洋沿岸各國的和平問題，有

太平洋學會

的組織。已於八月十五日在美國約森密國家公園中舉行第六屆大會。太平洋學會第一次大會於一九二五年在檀香山舉行，以後每兩年，在檀香山、東京、上海、盤夫、相繼舉行過。本屆大會對於太平洋問題的討論，以九一八以來日本佔領滿洲所造成的局勢為中心，尤其着重於日本在偽滿華北經濟開發問題，其具體的討論問題為（一）建議維持太平洋和平的國際機關，（二）締結太平洋各國不侵犯條約，（三）組織常設遠東會議，以備諮詢各項問題，（四）設立裁界委員會，專以和平方法，處理關於現有國境的爭議。議案的課題，雖是很好聽，但我們可以預料，將來不會有好結果的。在會議中，日蘇英美諸國的勾心鬥角，還

是不能免除。我國代表胡適先生曾迭次講述日本侵華的情形，「過去三年間，日本蓄意阻礙中國的統一，華北自治運動，冀東獨立運動，偽軍進犯察哈爾，內蒙古獨立的醜聞，以及目前風靡全國的走私，都是此一政策的表現，」胡先生的話說得很沉痛，但我們要知道：一個弱小民族不謀自強，而要別人來拯救，在世上恐怕不會有這樣事的。

太平洋會之不會有好成績的原因，我們只要一看現在國際的情勢，便會知道的。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充實軍備，縱然歐洲國家之間，共有一百五十一種和平條約，而不能減備軍備的一毫，這兩週內，

蘇俄的充實軍備

，更令人驚訝。蘇俄下令將人民入伍年齡減為十九歲以後，業已在西部邊境一帶，開始建築新兵器，以便容納本年秋季入伍的百萬大軍。據官方的統計，本年度蘇俄所造的飛機，已經超過去年的總數，約百分之七十二，陸軍方面，也有大量的增加。提高兵役年齡的結果，蘇俄陸軍人員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一到明年，即可有兩百萬的正規軍和六百萬的後備軍這數目不可謂不大。

這消息傳出以後，素向以反共為標榜的德國，首先感到不安，不但法國政府，即全國報紙，都抨擊蘇俄的政策，以前德國之反對蘇俄，僅僅對於共產黨宣傳運動，有所指摘，最近却對於蘇俄的軍備方面，予以抨擊，不能不說是蘇俄的衝突格外具體而深刻了。蘇俄是代表共產主義，

德為法西斯國家，所以兩國的衝突，可說是兩種不相容的主義的衝突。德國現謀組織反共陣綫，與共產運動作大規模的正面衝突。這種事實，都說明未來大戰日迫一日了。因為未來大戰日迫一日，於是若干想維持國際現狀的國家，提倡和平之論調。最近，

美國發表和平政策

；大家都知道，美國傾向中立政策，已有長久的歷史，對於世界的和平，向來是注意的。近日羅斯福總統在紐約州恰托冬夏季會議中有篇和平演說：「美國的天良為反抗戰爭，某種嗜財如命的人，當他國戰爭一旦爆發時，必揚言如能製造某種物品運往交戰國，則美國失業問題，可以全部解決，美國可再握國際貿易的牛耳，其實這種花言巧語，現已不能誘動美國人心，今日若以金錢與和平兩者，命美國民衆擇一而處，美國人民必定願意和平，美國不想控制他國，亦無開拓領土的野心。」這篇演說，很可以說明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為中心的。

據美國政論家哈里斯的意見，要維持和平，必須要以武力為後盾。現在美國政府顯然是照哈里斯的主張而實行了。文遜氏的大海軍計劃正在進行，最近三個月內要築造驅逐艦十二艘，潛水艦六艘，這種軍備擴張的事實，顯然使那些野心勃勃的侵略國，有些恐慌。

至於我們中國對於和平的態度呢？應和美國取同一態度，以充實軍備為後盾，反抗侵略者，而維持世界和平。

東海書局新書出版

世界偉人成功秘訣之分析

蕭天石著

定價二元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共分持己之道第一馭人秘訣第二對事策略第三處世之方第四等四章
著者以歷史家之眼光去觀察中外古今偉大人物之史蹟以科學家之眼光去分
析其成功立業之道以謀略學家之眼光去歸納而構立各種各項之原則不但爲
青年修養之寶笈且爲集古今偉大謀略學精華之傑作誠不可不人手一篇也存
書無幾欲購從速

外埠函購另加掛號郵費一角

地址 南京楊公井二十三號

本刊已呈請中宣會及內政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